

两党背后：美国的钱与票

民主党和共和党到底听谁的——从竞选资金到利益集团的完整地图

费曼式写法 ·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

导读

民主党和共和党到底听谁的——从竞选资金到利益集团的完整地图

先别站队，先算账

如果你打开任何一条关于美国大选的新闻，大概率会在三分钟内陷入情绪：这个人太疯狂，那个人太虚伪。这本书建议你换一个动作——把新闻关掉，打开账本。

账本上有一个数字：2024 年，美国联邦选举烧掉了约 160 亿美元。这笔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从一个个具体的口袋里出来——硅谷的工程师、得州的油田主、教师工会会员费里扣出的政治基金、对冲基金大佬签的一张九位数支票——沿着一套精密的合法管道，流进广告、数据公司和敲门志愿者的手里。

而这本书的全部问题只有一个：**这些钱和这些组织，替谁换回了什么？**

为什么这个问题值得花十个小时

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代表谁」这个问题的流行答案，大多是三十年前的地图：民主党代表工人和穷人，共和党代表富人和企业。今天的真实地图要拧巴得多——最富的行业把钱给左派，最穷的县把票投给右派；工会领导层和工会成员正在往相反的方向走；硅谷大佬们 2024 年开始成批换边。

看懂这张地图，你再看美国新闻时的体验会完全不同：一条「某议员反对芯片补贴」的消息背后，你能读出捐款结构；一场「农民抗议关税」的新闻背后，你能读出补贴与认同的交换。政治从戏剧变成工程学。

这本书怎么走

先拆钱的管道（为什么捐款限额形同虚设），再分别盘点两党各自的钱袋子和组织基本盘，然后看选民地图本身怎么搬家，看华盛顿把捐款变成法律的游说机器，最后看两党的「换血」暗流和一张总表。

每一章都可以单独读。但读完十本，你会得到一个比「支持谁」更值钱的东西：一副能看到水面之下输血管道的眼镜。

第一章 · 一场一百亿美元的买卖

先算一笔账

2024 年的美国联邦选举——总统、参众两院加在一起——总花费约 160 亿美元。这是追踪竞选资金几十年的机构 [OpenSecrets](#)（一家把竞选捐款数据全部扒出来公开的独立研究机构）给出的估算。

160 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够买下两百架 F-35 战斗机，也相当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整年预算的六成多。而且这不是一次性的事——每隔两年一次中期选举、四年一次大选，这台机器就得重新烧一遍钱。

更反直觉的是增速。2000 年总统大选，候选人和外围团体加起来花了二十亿美元上下；2024 年光总统这一级就烧掉约 55 亿。二十几年翻了好几倍，通胀解释不了，人口增长也解释不了。像是有一台发动机，在持续把更多的钱泵进政治。

大白话

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就一句话：这一百多亿美元，是从谁的口袋里出来的，又替谁换回了什么。

钱不是买票，是买门票

先拆掉一个最常见的误解：竞选资金不是直接买选票。美国的选举研究里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结论——在多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花钱多的一方并不一定赢。2016 年希拉里的花大约是特朗普的两倍，结果大家都知道。

那钱到底买什么？买三样东西：

- **被听见的资格**。美国没有强制投票，候选人首先要让选民知道自己存在、愿意出门投票。电视广告、数据团队、挨家挨户敲门的地面组织，全都烧钱。没钱，再好的主张也传不出小镇。

- **议程的排序**。候选人精力有限，先谈减税还是先谈药价，先修铁路还是先修边境墙——议题的先后顺序，往往看哪些议题背后的金主声音大。
- **敲门的钥匙**。政治学家把这叫 access，字面意思是「准入」：捐过大钱的人，能打进议员办公室的电话，能在听证会上递纸条。普通选民的意见装进邮件列表，大金主的意见直接进会议室。

打个比方：选票是股票，一人一股，面值相同；捐款是董事会席位——不直接决定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但决定了议案怎么起草、先讨论什么、CEO 接电话时先接谁的。

没有金主，就没有候选人

为什么候选人离不开金主？因为美国选举有两道筛子，第一道筛子就是钱。

大选之前先有初选（党内部投票，决定谁代表本党出战）。初选阶段，候选人还没有全国知名度，没法靠小额捐款活着，只能靠少数大金主和机构的支持撑过最烧钱的开局。政治学者把这叫做「钱的首轮投票」：在普通选民投出第一张票之前，大金主们已经用钱包筛掉了一大批人。

所以理解美国政治，一个更贴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不是「选民选党，党听选民的」，而是政治学者常用的三层结构：

1. **金主**决定哪些候选人能站上起跑线；
2. **组织**（工会、教会、枪会、党机器）决定谁能把人拉到投票站；
3. **选民**在被筛选过的选项里做最后的选择。

这本书接下来就走这个结构：先拆钱的管道（第二章），再分别看民主党和共和党两边的钱袋子和组织基本盘（第三到六章），然后看选民地图本身怎么搬家（第七章），看华盛顿那台把捐款变成法律的机器（第八章），最后看最近几年两边都在发生的换血（第九章）和一张总表（第十章）。

一个提醒：两边都玩这个游戏

读这本书需要一个姿势：别急着站队。竞选资金研究里最无聊也最正确的结论是——民主党不是只收穷人五块钱的好人，共和党也不是只收亿万富翁支票的坏人。两边都有大额金主，

两边都有小额捐款人，两边的差异在于**行业构成**：硅谷的钱和页岩油的钱都很多，但它们流向不同的党，并且要买的东西完全不同。

看懂这张地图，比站进哪一边更有意思。我们开始拆管道。

第二章 · 钱的管道

三根粗细不同的水管

第一章说竞选是一台烧钱的机器，这一章拆这台机器的进水管。美国的竞选资金法律修修补补了一百年，到今天留下来的不是一堵墙，而是三根粗细不同、透明度不同的水管。看懂这三根管子，就看懂了钱是怎么「合法地」流进政治的。

第一根管：明管（Hard Money）

最细、最透明的一根，法律上叫 hard money，直译「硬钱」，就是直接捐给候选人本人竞选账户的钱。它有两道紧箍咒：

- **限额**：2024 年选举周期，个人给单个候选人每次选举最多捐 3,300 美元。想多给？不行。
- **全公开**：捐款人的姓名、职业、雇主、地址都要向联邦选举委员会（FEC，管竞选资金的联邦机构，相当于选举的「会计审计局」）申报，任何人都能上网查到你给谁捐了多少钱。

这根管子是 1970 年代水门事件后立法的产物，设计思路很清楚：钱可以给，但要少、要亮出来。问题在于——全世界的资本都不会老老实实只走最细的那根管。

第二根管：高压管（Super PAC）

先看一个中间产物：PAC（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理解成「集资红包」——公司、工会、行业协会不能直接给候选人开支票，但可以成立一个 PAC，向员工或会员每人每年收最多 5,000 美元，再打包以 PAC 名义捐给候选人。限额同样严格。

真正的质变发生在 2010 年。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案」（Citizens United v. FEC）中裁定：公司和工会掏钱做「独立的」政治宣传，属于言论自由，政府不能设限。紧接着下级法院在 SpeechNow 案里把这逻辑推到底——于是诞生了 Super PAC（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 可以从个人、公司、工会**无限额**收钱——一张一亿美元的支票也合法；
- 可以无限额花钱打广告、抹黑对手、动员选民；

- 唯一的约束：钱**不能直接给候选人**，也不能和候选人团队「协调」行动。

大白话

这条「不能协调」的约束，执行起来约等于没有。法律禁止的是「坐下来一起开会定广告脚本」，但 Super PAC 的负责人往往就是候选人上个月的前竞选经理；候选人公开演讲里说了什么议题，第二天 Super PAC 的广告就铺满同一个议题——这在法律上叫「根据公开信息独立判断」。2016 年以后，几乎所有总统候选人的最大金主都走这根管。

举两个 2024 年的例子感受量级：赌场大亨遗孀米丽娅姆·阿德尔森给支持特朗普的 Super PAC 捐了超过一亿美元；埃隆·马斯克自己成立的 America PAC 花了两亿多美元替特朗普做地面动员。民主党这边，支持哈里斯的 Super PAC「Future Forward」单个周期就筹了五亿多美元，Facebook 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都是它的大额出资人。

第三根管：暗管（Dark Money）

Super PAC 虽然无限额，但捐款人名字原则上要公开。想把名字也藏掉？走第三根管。

美国税法里有一类非营利组织，代号 501(c)(4)（取自税法第 501 条第 c 款第 4 项），名义上是「社会福利组织」。它们有两个关键特性：

- 可以花钱参与政治，只要政治不是它的「主要活动」——实践中这通常被解释成**最多花掉一半预算**；
- **不需要披露捐款人**。

于是玩法是这样的：亿万富翁先把一亿美元捐给某 501(c)(4) 组织（名字起得越无害越好，比如「美国繁荣会」），这个组织再把钱转给某个 Super PAC。Super PAC 向选举委员会申报时，捐款来源写的是「美国繁荣会」——钱从谁的口袋出来，公众永远看不到。这就是 dark money（黑钱）：不是非法的黑，是「看不见」的黑。

把三根管子并排看：明管细但透明，高压管粗但要留名，暗管又粗又不留名。资本天然往「又粗又不留名」的地方流——所以 OpenSecrets 统计，2020 年以来黑钱在一个选举周期的总流量已经以十亿美元计。

为什么管道修成这个样子

这三根管子不是谁设计的阴谋，而是两股力量拉扯一百年的结果：国会每次想堵漏（1971 年联邦竞选法、2002 年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最高法院就以「限制捐款等于限制言论」为由凿开新的口子。监管者建墙，资本和法院合作找窗——这个「堵漏—凿口」的循环本身，就是理解美国政治资金的第一条因果链。

下一章开始看管子另一头连着谁：先看民主党的钱袋子。

第三章·民主党的钱袋子

一个反常识的画面

提起「有钱人支持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共和党。但打开 OpenSecrets 的行业捐款榜，会看到一幅拧巴的画面：美国最赚钱、增长最快的几个行业——科技、娱乐、法律服务、高等教育——政治捐款大头都流向了民主党，一个主张给富人和企业**加税**的党。

这不是金主们算错了账，而是说明：他们买的东西，和普通人以为的不一样。这一章拆开三个最典型的大钱袋子——硅谷、华尔街、好莱坞——看看各自在买什么。

硅谷：买的不是税率，是人才和氛围

科技业员工和高管的政治捐款，长期七三开偏向民主党。2020 年，拜登从科技业拿到的钱大约是特朗普的四到五倍。为什么一个随时想给亿万富翁加财富税的党，能拿到硅谷的钱？

因果链是这样的。科技公司的核心资产不是油田也不是厂房，是**人**——而且是从全世界捞来的人。这就决定了科技业真正在乎的政策清单：

- **移民与签证**：硅谷工程师里外国出生的比例超过一半。H-1B 工作签证、绿卡排期、对留学生的态度，直接决定招聘成本。民主党在移民上的开放立场，对科技业是实打实的成本问题。
- **全球化与贸易**：苹果的手机在中国组装、谷歌的服务器卖向全球。关税战和脱钩是科技公司财报里的真实风险项。
- **员工内部压力**：科技业员工是美国学历最高、最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群体之一，这个人群本身压倒性偏民主党。公司政治姿态如果右转，先造反的是自家工程师——捐款流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员工用脚投票」的镜像。

所以硅谷给民主党的钱，买的不是更低的税，而是：能招到人、能全球做生意、公司内部别闹翻。对一个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软件公司来说，企业税率差几个百分点，远没有「签证政策一收紧、半个团队要散」来得疼。税是会计问题，人才是生死问题。

华尔街：两边下注，但筹码在移动

金融业是美国政治捐款里最有策略性的玩家——它的传统是**两边都下注，跟着赢家加码**。2008 年金融业大额流向奥巴马，2012 年因为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翻脸流向罗姆尼，2020 年又大幅回流拜登。

但华尔街内部正在分裂成两个物种：

- **大银行的员工和机构**（高盛、摩根大通的职业经理人们）：偏民主党。他们在乎的是监管的可预期性、国际体系的稳定，以及——和硅谷一样——员工群体的文化倾向。
- **对冲基金和私募的亿万富翁个人**：近年明显右转。他们要的东西更直接——更低的资本利得税、更松的反垄断、对私募股权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基金经理分成的计税方式，长期按较低的资本利得税率而非工资税率征税）的保护。2024 年一批知名对冲基金大佬公开为特朗普站台，就是这个物种的动作。

所以「华尔街支持谁」没有单一答案，答案是：机构文化偏蓝，顶级个人财富偏红，而两边都给钱，保证不管谁赢都有电话可以打。

好莱坞：文化工业的同盟，不是买卖

娱乐业给民主党的钱，比例上比硅谷还夸张——常年八二开以上。但好莱坞的逻辑和前两个钱袋子不太一样：它更接近**身份同盟**而不是利益交换。

电影电视业是卖故事和价值观的行业，它的创作者群体在文化议题（堕胎、枪支、移民、LGBTQ 权利）上与民主党的立场几乎完全重合。好莱坞明星主持一场筹款晚宴能进账上千万美元——2024 年乔治·克鲁尼等人给拜登办的一场晚宴就筹了三千万——但很难想象娱乐业老板们拿着一份政策清单去白宫谈判。他们要的是「我们的故事是国家主流叙事」这个位置本身。

别忘了另一头：五美元的长尾

只讲大金主会漏掉民主党资金结构里最独特的一块：小额捐款机器 [ActBlue](#)（一个民主党系的在线捐款平台，相当于民主党的「支付宝收银台」）。2020 年经 ActBlue 处理的小额捐款超过 40 亿美元，平均单笔不到 40 美元。共和党 2019 年才慌忙推出对标的 WinRed。

小额捐款的意义不只是钱：它让民主党候选人在初选阶段可以不完全看大金主脸色，也让「亿万富翁的钱袋子」这个指控变得复杂——民主党是**唯一一个同时握着最大额支票和最大长尾的党**。这个双重结构带来的内部张力（金主想温和、草根想激进），我们第九章再讲。

下一章换边，看共和党的钱袋子——它长得像另一个国家。

第四章 · 共和党的钱袋子

另一个国家的经济

把 OpenSecrets 的行业捐款榜翻到共和党这一侧，你会感觉像在看另一个国家：石油天然气、采矿、农业、建筑、房地产、货运、军工——全是「挖出来、运出去、盖起来、种出来」的行业。

对照第三章，一条很清晰的分界线浮出来：**民主党的钱袋子是「符号经济」**（写代码的、拍电影的、打官司的、教书的），**共和党的钱袋子是「物质经济」**（挖油的、种地的、盖房的、造军舰的）。这条线比「富人 vs 穷人」有用得多，因为它直接解释了双方在气候、监管、贸易上的几乎每一次冲突。

油气：买的不是优惠，是生存权

石油天然气行业是捐款流向最一边倒的大行业：长期八五到九成的政治捐款给共和党。为什么比硅谷还极端？

因为对油气行业来说，党派选择不是「税多税少」的利润率问题，而是**存亡问题**。民主党主流派的政策议程——碳定价、限制联邦土地钻探、扶持电动车替代燃油车——指向的是这个行业的长期终点。当你的商业模式被一整个政党写进了「逐步淘汰」的计划里，你对另一个党的支持就不是投资，而是保险。

大白话

这就是「紧迫感不对称」：硅谷给民主党的钱，买的是「更好的经营环境」；油气给共和党的钱，买的是「不被合法地消灭」。保险永远比投资更让人舍得花钱——这解释了为什么油气行业规模远不如科技业，政治投入的强度却一点不低。

军工与农业：偏红，但不极端

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这些名字）传统上偏共和党，大约六四开。原因很朴素：共和党在国防开支上的扩张倾向更符合它们的收入模型。但军工同时是联邦合同的生意——不管哪个党执政，五角大楼都在，所以它们会刻意保持「能跟两边都做生意」的姿态，不会像油气那样把宝全押一边。

农业的故事更有意思。美国农民在贸易战中被中国的报复性关税精准打击，却仍然是共和党最稳的阵营之一——靠的是两重缓冲：一是共和党政府用补贴直接对冲（2018-2019 年特朗普政府给农民发了两百多亿美元的贸易损失补贴，量级上已经能盖住大部分关税损失）；二是农村的文化认同早已深红，经济利益上的摩擦不足以翻转。

超级支票：共和党的「巨头依赖症」

共和党资金结构里有个和民主党很不一样的特征：对少数超级个人的依赖更深。看 2024 年的榜单：梅隆银行王朝的继承人蒂莫西·梅隆一个周期给共和党阵营捐了超过 1.5 亿美元；包装材料巨头乌伊莱因夫妇常年在共和党金主榜前列；加上赌场大亨阿德尔森家族，共和党头部几张支票的集中度明显高于民主党。

这不是说民主党没有亿万富翁——上一章的布隆伯格、莫斯科维茨都是一一而是结构不同：民主党的大钱更多以「机构+员工群」的形式出现（整个行业的员工、律师所、大学雇员各自捐出，汇聚成洪流），共和党的大钱更像「几座大山压着一条大河」。

这个结构带来一个后果：共和党对基层选民的议程回应，时常要绕道经过这几个超级金主的核心关切——减税、去监管、对华强硬。2017 年共和党刚拿下白宫和国会，第一件立法大事就是给企业和富人大幅减税，尽管其选民基本盘里工薪阶层占比越来越高。谁的钱，谁的议程。

别漏了硬币的另一面：特朗普的小额捐款革命

如果说民主党的长尾靠 ActBlue，共和党小额捐款的爆发靠的是特朗普本人。2016 年他第一次参选时，还主要靠自掏腰包的噱头和免费媒体曝光；到 2020 年，共和党对标的平台 [WinRed](#)（共和党系在线捐款平台）一个周期就处理了超过 20 亿美元的小额捐款，特朗普竞选阵营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强的小额募款机器之一。

这意味着共和党的资金结构其实是「哑铃形」：一头是几张上亿美元的超级支票，另一头是几百万笔几十美元的小额捐款，中间的中型金主反而相对薄弱。哑铃的两头要的东西并不总一致——金主想减税去监管，小额捐款的工薪选民更在乎边境、物价和文化战争。这个内在裂缝，第七章讲选民重组时会再撞上。

钱袋子看完了。但两党竞争从来不是只靠钱——下一章看民主党手里的另一种武器：能把人组织起来的工会网络。

第五章·工会与组织票仓

钱之外，还有另一种弹药

前几章都在讲钱。但选举到最后比的是：谁能让足够多的人，在十一月的某个星期二，真的走到投票站。电视广告只能制造印象，把人拉出沙发的，是**组织**——有人敲你的门、打你的电话、在工厂食堂和教堂门口跟你聊十分钟。

民主党手里最老牌、最独特的组织武器，是工会。

工会：民主党的「人肉 Super PAC」

美国法律对工会的政治活动有个关键口径：工会不能直接把会费捐给候选人，但可以做「独立支出」和内部动员——打电话、发传单、组织志愿者敲门、在选举日开车送会员去投票站。这些**人力动员不算现金捐款**，所以不受捐款限额约束。

大白话

换句话说，工会是法律给劳工留的一个「用人顶钱」的通道：你限制我出多少钱，我就出人。一个有几万会员的州级工会，在大选年能铺出几千名志愿者——按市场价格折算，这相当于一笔不小的「实物捐赠」，而且完全合法。

主力军有几类：

- **教师工会**（全国教育协会 NEA、美国教师联合会 AFT，合计四百多万会员）：几乎是民主党最有纪律的动员部队，会员捐款九成以上流向民主党。
- **政府雇员工会**（AFSCME 等）：州和地方政府的雇员天然关心政府预算，投票率和政治参与度极高。
- **服务业工会**（SEIU，护工、清洁工、机场工人）：会员里少数族裔和移民比例高，是城市地面动员的主力。
- **产业工人工会**（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钢铁工人工会）：曾经的蓝领心脏，今天的政治处境最拧巴——下面细说。

拧巴的核心：工会领导层和工会成员，正在往两个方向走

这里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裂缝。工会的**机构**——领导层、政治部门、正式背书——几乎清一色是民主党的基础设施；但工会的**成员**，作为选民，在过去十年里稳步向共和党漂移。

2024 年大选给出了几组扎眼的信号：

- 出口民调显示，工会家庭选民里大约四成五投给了特朗普——这个数字在 1980 年代难以想象。
- 货车司机工会（Teamsters）自 1996 年以来第一次**不给任何一方背书**，其内部民调显示普通会员多数支持特朗普，与领导层历来的民主党偏好正好相反。
- 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高调为哈里斯站台，但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人选区，开票后照样大片翻红。

为什么？因为工会成员的身份在变化。老工业工会 member 画像越来越接近「没上大学的小镇白人工人」——这个人群今天的政治认同是文化议题先行：枪支、移民、宗教、对精英的不信任。工会领导层谈的是劳动法和集体谈判权，会员在家看电视时想的可能是另一套议题。**组织还是蓝的，人心已经红了。**

工会之外：一张非营利网络

民主党的组织票仓不止工会，还有一整片非营利生态：计划生育协会（动员堕胎权选民）、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民权组织（NAACP）、大学的师生网络、以及城市里的教会和社群中心。它们不直接协调，但共享一套议题日历——哪年堕胎权上选票，哪个州有投票权争议，整个网络会像蜂群一样转向同一个方向。

这张网络还有一个隐秘功能：**人才旋转门**。民主党的竞选经理、政策顾问、候选人，很多从非营利组织和工会体系里长出来——先在里面做几年组织者，再进竞选团队，再进政府。共和党有 K 街和商界，民主党有工会和非营利，两党其实各有一套「党校」。

本章小结

民主党的基本盘一半是钱（第三章），一半是组织。但要注意本章埋下的两个雷：工会的机构和成员在分裂，而这个分裂的选民学根源，正是第七章的「选民地图在搬家」。先看共和党的对应物——它的组织基本盘不是工会，而是枪会和教堂。

第六章 · 枪、教堂与小企业

共和党的组织武器，长得和工会完全不一样

上一章看到，民主党的组织票仓是工会和非营利网络——城市、机构、职业化的动员机器。共和党手里没有工会，但它有三样民主党复制不了的东西：枪会、教堂、和遍布小镇的商业网络。它们的共同点：不是为政治而生的组织，却天然是最好的政治组织。

NRA：不是卖枪的，是卖「警惕」的

NRA（全国步枪协会，美国最大的拥枪权游说组织）常被描述成「军火商的白手套」，这个说法其实低估了它。NRA 的预算大头来自会员费和捐款，而不是枪械公司——它真正的资产是几百万高忠诚度的会员，和一套运转了几十年的动员技术。

这套技术的核心是一个工具：**评分卡**。NRA 给每个议员按涉枪投票打分，A 到 F。在共和党初选的低投票率战场上，一个「A」能让你活下来，一个「C」可能让你被挑战者掀翻——因为拥枪选民是投票率最高、最在意单一议题的群体之一。NRA 不需要说服全国人民，它只需要让共和党议员相信：得罪我，初选就会死。

大白话

这就是「强度不对称」：民调里多数美国人支持更严格的枪支管制，但支持控枪的人很少因为这一件事投票，反对控枪的人几乎只因此投票。民主政治里，多数派的温和意见经常输给少数派的强烈意见——NRA 是把这条规律用到极致的机构。

顺带一提：NRA 近年因内部贪腐丑闻和官司实力受损，但「枪」作为共和党的组织议题并没有削弱——地方枪会、射击俱乐部、枪支商店接过了动员功能。议题比组织活得长。

福音派教会：每个周末自动开一次的动员大会

共和党最强的动员网络不在华盛顿，在周日早上的教堂。

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是美国投票率最高的宗教群体之一，投共和党的比例常年在八成上下。对竞选组织者来说，教会有三个无与伦比的优点：

- **现成的集会**：每周都有聚会，有讲道的讲台，有志愿者体系（唱诗班、主日学、探访组）——动员基础设施已经存在，竞选团队只需要接入。
- **信任是自带的**：牧师的一句「这关乎我们的信仰」，胜过一百个竞选广告。政治里最贵的资源是信任，教会免费供应。
- **议题是天然的**：堕胎、宗教自由、学校里的祈祷——这些议题让投票变成一种宗教义务，而宗教义务不需要候选人花钱激励。

从 1970 年代末「道德多数派」运动开始，共和党用五十年时间把自己织进了这张网络。回报是结构性的：福音派选民不只在总统大选出力，还填满地方学校董事会、州议会初选的投票站——这些「下面几层」的选举投票率极低，谁有组织谁就赢。

小企业网络：扶轮社式的共和党

第三块常被忽视的基本盘：小城镇的餐馆老板、车行经销商、承包商、农场主——他们通过商会、扶轮社、行业协会（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 NFIB、住宅建筑商协会）织成一张地方网络。

这群人对共和党的重要性不只是钱（虽然他们的政治捐款稳定偏红），而是**地方舆论领袖**的身份。在一个五万人的县里，最大车行的老板认识每一个人；他支持谁，比 CNN 说什么重要一百倍。民主党在 2010 年后逐渐失去农村和小城镇，失去的不只是选票，是这张「认识每一个人」的网络——而要重建它，需要一代人。

对比着看

把两章并排，两党的组织武器呈现出镜像结构：

- 民主党的组织是**职业化的**（工会工作人员、非营利雇员、竞选专员），按议题周期爆发，给钱才能转；
- 共和党的组织是**嵌入生活的**（教会每周聚、枪友每月打靶、商会每月吃饭），平时就在运转，政治只是「顺带」。

前者强度可控、精准，后者成本低、韧性强。这也预告了第七章的主题：当选民地图本身开始搬家，哪种组织形态更能跟着搬？

第七章·选民地图在搬家

旧地图过期了

很多人脑子里的美国政治地图还停在 1970 年代：民主党是工人和穷人的党，共和党是老板和富人的党。如果这张地图还对，就不会有这本书——它今天已经拧巴到需要重新画。

过去三十年，美国选民发生了一次静悄悄的「换客户」：两党没有消失，但各自服务的人群，很大程度互换了。看清这次搬家，前面几章的所有拼图——硅谷为什么偏蓝、工会为什么裂开、教堂为什么稳固——才能拼成一幅完整的图。

第一条新分界线：学历

今天预测一个美国人投谁，最好的单一问题不是「你挣多少钱」，而是「你有没有大学文凭」。政治学者把这叫做 diploma divide（文凭鸿沟）。

2024 年出口民调：有大学学位的选民大约五五开偏哈里斯，没有学位的选民大约五六成偏特朗普。这个裂缝是新的——1990 年代，学历对投票倾向几乎没有预测力。

为什么学历会变成政治断层线？不是因为大学里教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打包了一整套生活方式：住在大城市还是小镇、邻居是移民还是同乡、工作是面对屏幕还是面对机器、对世界的感觉是「在变好啊」还是「被抛下了」。文凭是这整套体验的代理变量。民主党变成了「对全球化感觉良好」的党，共和党变成了「感觉被抛下」的党——这和左右意识形态关系不大，更像两种人生体验的政治化。

第二条新分界线：城乡

比学历还要硬的是**人口密度**。把美国三千多个县按密度排序，投票倾向几乎跟着单调变化：最密的城市深蓝，最疏的乡村深红，胜负手全在中间的郊区。这条规律的强度高到反常——同样收入、同样种族的两个人，一个住城里一个住乡下，投票倾向可以差几十个百分点。

它部分自我强化：政党按地理集中人群后，选区被画得越安全，政客就越只需讨好本党基本盘，温和派越少，裂缝越深。这也让上一章讲的「地方网络」成了战略资产——一旦你在乡

村断网（民主党）或在城市断网（共和党），重建需要一代人。

第三条松动的旧分界线：种族

这是最出人意料的搬家。种族曾是美国政治最铁的断层线：非裔九成投民主党，拉丁裔和亚裔稳定偏蓝。2024 年，这条线第一次大面积松动：

- 拉丁裔选民里约四成五投给了特朗普，拉丁裔**男性**甚至多数翻红——迈阿密、里奥格兰德河谷这些传统深蓝拉丁裔地区成片变色；
- 非裔选民仍然是民主党最铁的基石（约八成五），但年轻非裔男性的支持率在持续下滑；
- 亚裔选民整体仍偏蓝，但倾斜度在收窄。

驱动因素回到经济体验：很多拉丁裔和小企业主少数族裔选民，自我认同是「劳动者和小生意人」而不是「少数族裔」——当民主党的主打议题从「工资和工作」变成「身份和文化」，这部分选民就听着像在说别人的事。民主党精心维护的「少数族裔联盟」叙事，正在被「打工人经济学」截胡。

换客户的总账

把三条线合起来看，两党的选民组合已经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互换：

- **民主党** = 高学历专业人士 + 城市居民 + 少数族裔（松动中）+ 高收入郊区——一个「往上走的人」的党；
- **共和党** = 没上大学的工薪阶层（不分种族地扩张）+ 乡村 + 传统能源与制造业地带——一个「感觉被甩下的人」的党。

回头看第三、四章的金主地图，你会发现一个深层错位：民主党选民越来越像「往下分配」的支持者，而其金主是「往上集中」的受益者；共和党的选民越来越工薪，而其金主的第一件事还是减税。两党的金主和选民都在暗暗拔河——这套错位结构靠什么维持不崩？答案在下一章：华盛顿那台叫「游说」的转换机器。

第八章 · K街与旋转门

捐款只是敲门，游说才是进门之后的事

前面几章讲清楚了钱怎么进选举。但选举只是一年一度的招标，政府的运转是每天进行的——法律条文怎么起草、监管细则怎么写、预算怎么切。把「捐款」转换成「政策」的那台机器，叫游说。它的总部在华盛顿一条真实存在的街上：K街（K Street，华盛顿游说公司扎堆的街区，已成整个游说产业的代名词）。

先感受体量：联邦层面的登记游说支出每年超过 40 亿美元，登记在册的说客一万两千多人——平均每个国会议员摊到二十多个职业说客。这还只是登记了的部分。

说客不是拎着现金箱的人

电影里的游说是塞信封，现实里的游说体面得多，也有效得多。学术界对游说机制最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叫「立法补贴」理论（legislative subsidy）：说客的核心工作不是收买反对者，而是**给本来就同意你的议员「打工」**。

国会议员的办公室人手少得可怜——一个众议员办公室十几个人，要应付选区服务、媒体、几十个议题。而一部关于药品定价的法案可能有八百页，涉及精算、专利法、医保结算规则。谁来提供「专业支持」？说客带着写好的条款草案、研究报告、选民数据、演讲要点来了：「议员，您不是本来就支持降低药价吗？这是我们帮您起草的条款，这是数据，这是您明天听证会上可以用的三个例子。」

大白话

所以游说的真相不是「用钱改变投票方向」，而是「用专业劳动放大盟友的战斗力的」。反对你的人你说不动，但支持你的人缺时间、缺人手、缺专业知识——说客把这些补上。效果比贿赂好，而且完全合法。

这个机制有一个隐蔽的后果：谁的盟友得到补贴多，谁的立场就在立法细节里被写得越精细。公众盯着投票结果，行业盯着的是条款里那个改变计算公式的括号。

旋转门：今天在国会投票，明天在K街报价

游说产业的燃料是人。国会议员离职后的最大雇主，就是 K 街。1970 年代，离开国会的议员只有 3% 左右去做游说相关的工作；到 2010 年代，这个比例接近一半。国会山的工作人员的流向更普遍——在议员办公室干五年，转身去游说公司，薪水翻三四倍。

为什么值钱？一个前议员卖给客户的不是「影响力」这种虚的东西，是三样硬通货：

- **通讯录**：他知道每个老同事的手机号码，知道哪个助理真正管事；
- **程序知识**：一部法案有几十个可以杀死它的环节——委员会排期、修正案规则、预算协调程序——外行连门都找不到；
- **信誉**：现任议员接他的电话，因为他懂国会生活的苦，聊得来。

更微妙的是「反方向」的旋转：说客进政府任职，监管自己曾经代表的行业；几年后出来，身价再涨。美国法律有「冷静期」（离职后一两年不得游说原单位），但冷静期管不住「给建议」——我不出面游说，我做「战略顾问」，指挥出面的人。

捐款和游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把第二章和本章合起来，完整的链条就闭环了：

1. **选举季**，利益集团通过三根水管给候选人送钱——买的是准入和议程；
2. **立法季**，同一批集团的说客入驻国会山——用专业劳动把准入变成条款；
3. **人事上**，旋转门保证两拨人说同一种语言——今天的收信人就是明天的送信人。

这套机器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的「合法性冗余」：每个环节单拿出来都合法、都披露、都有说辞——言论自由、专业支持、职业流动。但串成一条链，结果就是政治学者测量到的那个不对称：**经济精英的偏好对政策结果有显著的独立影响，普通选民的偏好几乎没有**。这是吉尔恩斯（Martin Gilens）等人用大样本回归做出的著名结论，也是这套系统最受质疑的地方。

但这台机器不是静止的。最近十年，两党的金主—组织—选民结构都在剧烈漂移，旧管道上长出了新物种。下一章看换血。

第九章·两党都在换血

板块在漂移

前面八章画的是一张相对稳定的地图。但 2024 年前后的美国政治，最值钱观察是：**地图本身在动**。这一章看三条正在漂移的板块——它们会告诉你，第三到七章的任何结论都不该当成永久事实。

板块一：科技钱开始右转，但不是整个硅谷

第三章说硅谷七三开偏蓝——那是存量。流量在变：2024 年，一批最响亮的科技名字公开右转。马斯克不止捐了两亿多美元，还把自己的社交平台变成了竞选基础设施；顶级风投 a16z 的两位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和本·霍洛维茨公开背书特朗普；加密货币行业通过 Fairshake 等 Super PAC 一个周期砸出两亿美元上下，成为全行业政治投入的新晋第一名——而且两党都收，谁支持友好的监管就给谁。

右转的逻辑仍然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拜登政府的反垄断执法（对谷歌、亚马逊的诉讼）、对加密货币的全面监管施压、对 AI 的前置审查姿态，直接踩在这几个行业的增长线上。他们买的还是老东西——监管环境——只是卖家换了。

但注意结构：硅谷的**员工**捐款仍然深蓝，右转的是一部分**创始人和顶级富豪**。换句话说，科技业正在复制华尔街的分裂——机构文化偏蓝，顶级个人财富偏红。

板块二：工薪选民继续往红走，「多族裔工人阶级」成新战场

第七章讲了选民地图搬家，这里只补一刀：这次搬家最锋利的部分，是共和党正在把「工人党」的标签从民主党手里撕下来贴到自己身上。没有大学文凭的选民——不分白人、拉丁裔还是非裔——都在往红移。共和党的经济话术（关税保护产业、移民压低工资、通胀是政府乱花钱造成的）在这个人群里的穿透力，已经压过民主党的传统武器（医保、最低工资、工会）。

这给共和党制造了一个书中反复出现的张力：它的选民越来越像工人，它的金主清单第一条仍然是给富人和企业减税。2017 年减税和 2024 年竞选话术之间的裂隙，就是这场拔河的比分。

板块三：两党内部的「否决点」战争

换血最戏剧性的表现，是金主和选民在两党内部各拿了一个「否决点」，2024 年全部开火：

- **民主党：金主的否决点。**2024 年 6 月拜登辩论崩盘后，真正压垮骆驼的是金主断粮——大额捐款人公开冻结支票，好莱坞的老朋友克鲁尼在《纽约时报》发公开信劝退。一个月内，党内完成换将。这件事罕见地把「钱的首轮投票」机制暴露在了阳光下：初选选民用一年做出的选择，金主用三周推翻了。
- **共和党：选民的否决点。**同一时期，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里顶着几乎所有传统大金主的冷淡获胜——德桑蒂斯和黑利拿着体制派的钱，被基层票碾过。共和党证明了一件事：小额捐款机器加教会枪会网络加媒体生态，可以让选民端的否决点压过金主端。

大白话

2024 年最深刻的对照实验：民主党是金主赢了一局（换将成功但输掉大选），共和党是选民赢了一局（违逆金主但赢下大选）。谁赢得多，取决于你看的是初选还是终局。

换血改变结论吗

三条板块漂移，改的是「谁在哪个口袋里」，没改「口袋决定议程」这条主链。硅谷右转后买的仍是监管松绑，加密货币砸钱买的仍是立法友好，换将风波里金主动用的仍是准入权。管道比乘客长寿——这正是这本书用「管道—钱袋—组织—选民」结构来讲这个故事的原因。

最后一章，把所有章节收成一张总表：这套系统为什么如此稳定，它的裂缝又究竟在哪里。

第十章 · 一张总表

把九张图叠在一起

走完九章，现在可以把所有零件装成一台完整的机器了。美国两党政治的水下结构，是一条五环传送带：

1. **金主筛选**：大额资金在初选前就决定谁有资格站上起跑线（第一、二章）；
2. **组织动员**：工会、教会、枪会、非营利网络把基本盘拉到投票站（第五、六章）；
3. **选民抉择**：在被筛过的选项里做最后选择，而选民地图本身在学历、城乡、种族三条线上搬家（第七章）；
4. **游说转换**：K 街用「立法补贴」把选举年的准入变成立法季的条款（第八章）；
5. **政策回流**：产出的政策回报金主（税、监管、补贴）、安抚选民（文化议题、象征性胜利），然后开始下一轮融资。

这台机器上坐着两党，两边的零件只是品牌不同：符号经济的钱对物质经济的钱，工会对教堂，ActBlue 对 WinRed，Future Forward 对 Preserve America。

为什么这套系统这么稳定

三个自锁装置让它异常坚固：

- **赢家写规则**：竞选资金法由现任议员制定，而每个现任议员都是现行规则下的胜出者——让胜出者改革自己胜出的赛道，是制度设计里最难的那种活。1971 年和 2002 年两次大改革，最后都被法院凿开新口子。
- **两党共生**：民主党骂共和党被金主绑架，共和党骂民主党被精英操控——但两党共用同一套管道。真正威胁管道的改革（彻底公开黑钱、公共资金配给竞选），在两党领导层都拿不到足够票数。
- **议题分流**：金主和选民要的东西常常冲突，政客的解法是分流——**经济条款跟钱走，文化议题跟票走**。减税、补贴、监管细则写进没人读的一千页法案，堕胎、枪支、国旗烧没烧留给电视辩论。两边都拿到了「自己能看见」的那一份，冲突就被管理住了。

裂缝在哪里

但传送带上有三处正在加宽的地缝，本书的读者应该盯住它们：

- **小额捐款的权重上升。** ActBlue 和 WinRed 让两边都有了「不看大金主脸色」的选项。伯尼·桑德斯 2016 和特朗普 2024 都证明了：足够密的小额长尾可以对抗超级支票。钱的首轮投票，第一次有了群众性的对手。
- **金主与选民的错位应力。** 民主党金主想要温和、草根想要激进；共和党金主想要减税、选民想要保护工人。2024 年两边的否决点战争（第九章）说明这种应力已经在释放。历史上这种错位要么靠议题分流继续压着，要么以政党重组的方式爆开——1930 年代和 1960 年代各爆过一次。
- **透明度的挤压。** 黑钱越长越大，公开的压力就越大。OpenSecrets 这类机构、各州的披露立法、法院对匿名捐款的审理，都在缓慢压缩暗管的空间。管道不会消失，但可能被逼回阳光下。

带走三副眼镜

这本书不求你认同任何一边，只求你下次看美国政治新闻时，戴上三副眼镜：

1. **看到一笔钱，问它从哪个行业来、想买什么**——硅谷买人才和监管，油气买生存权，对冲基金买税率，加密货币买立法。钱从来不说空话。
2. **看到一次动员，问它是职业化组织还是生活网络**——靠钱发动的动员选后散场，长在教堂和社区里的动员全年无休。
3. **看到一项政策，把它拆成两份**——哪一份是给金主的（通常在条款细节里），哪一份是给选民的（通常在新闻标题里）。两份都要给，是两党政客共同的核心手艺。

最后一句话留给那个一百亿美元的问题：这套系统不是天降的，是一百年里无数次立法、判例、博弈堆出来的——是人造的，就永远存在被人改写的可能。看清管道，是改写它的第一步，也是这本书唯一想推销的立场。